

孤凤吟

下
GU FENG
YIN

穆瑾然◎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孤凤吟

下
GUFENG
YI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WEN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第二十章 后宫尊，高处寒

“娘娘，素心跪在宫门外求见！”大清早刚起床，秦潇楠便听见珞婉如是道。

“她来干什么？她不是跟着方沫菱去浣衣局了吗？”秦潇楠边穿衣边漫不经心地问着，并没有搭理她的意思。

心里却想着，莫不是方沫菱在那边遭了什么难，让素心过来找她帮忙的吧。

秦潇楠正想吩咐珞婉陪她去浣衣局一趟，却听见珞婉又说道：“她嘴里说着是来投靠娘娘的，但奴婢看她那个样儿，却一点儿都不像。再说，她之前帮着方沫菱那么陷害娘娘，现在竟然还有脸来投靠娘娘，真是不要脸！娘娘不计较，留着她这条命就不错了，现在竟然还敢来招惹！”

珞婉义愤填膺地说着，秦潇楠却浑然不在意。人都已经落难至此，她也没有再去刁难的必要。谁，还没有一个落难的时候！

“你既然都清楚，又何必再向我提起，惹我心烦。去将她打发走吧，别让她再来乾庭宫。”

秦潇楠吩咐珞婉去处理，但不留下素心的原因却并非如此。

论素心这一身医术，留在秦潇楠的身边无疑是如虎添翼。然，弃主而去之人，留下必然是祸害！

这么一点儿心思，秦潇楠觉得，压根儿就没有必要向珞婉说明。然，却在不久之后，她深深为此后悔！

本以为珞婉片刻后就会回来，谁料秦潇楠在其他宫人的伺候下，梳洗完毕后，珞婉还未归来，屋外更是传来越来越大的争吵声。

“发生了何事，如此吵闹？”秦潇楠询问守在门外的宫人。

“回娘娘，素心不肯走，珞婉姐姐与她发生了争吵。”

秦潇楠担心珞婉受了素心的欺负，忙领着宫人出去看。出门听见素心的声音，方明白刚才那宫人缘何回答得如此小心翼翼。

“秦贵妃，奴婢帮您办完了事，您却拒而不见。您这样出尔反尔，就不怕素心将您指使奴婢干的事都说出来吗？”素心的声音又尖又细，穿透力极强，几乎整个乾庭宫的人都能听见。

素心故意不说究竟是什么事，招惹得那些宫女好奇地纷纷向宫门口聚去。

珞婉恼怒，将她们都赶走了，却还是躲在不远处等着听下文，只得想着一切办法将素心赶走。

“素心，你休要胡说诬蔑娘娘。你企图谋害娘娘的事，娘娘还没有找你算账呢！”

珞婉本想就这事将素心吓走。谁料素心听了却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反而更加猖狂地笑起来：“谋害她？像她那么精明的人，若是她自己不愿意，还有谁害得了她？”

这是什么话？珞婉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秦潇楠，一时竟愣了。

素心见她如此，忙接着补充，挑拨离间：“瞧你这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你跟了她这么多年，她竟然什么事都瞒着你，从来都不信任你。也亏得你死心塌地跟着她，真是不值得呀。”

珞婉脑子从来都弯不过那么多弯儿，一想，还真是，秦潇楠经常瞒着她干事。却从没有想到，秦潇楠瞒着她，全都是在保护她。对珞婉而言，她只是一个下人，从不知道也会有主子一心一意保护着一个下人。

秦潇楠出现的时候，珞婉已经中了素心的套，正站在一边发愣。

“素心，方家倒了，方沫菱也再无翻身之日。你以为来乾庭宫胡闹瞎说，以为本宫就会息事宁人收留你吗？”秦潇楠怒斥，一语道破素心的别有用心。

“哈哈，翻身之日？娘娘真是说笑了。这后宫有您在一日，谁还会有翻身之日呢？”秦潇楠一时怔愣，总觉得这话听起来极为不妙，便听见素心接着说道，“都已经是死人了，哪里还有机会翻身？连平反申冤的机会都没有一个！”

死？这后宫里除了云昭容外，哪里还有其他人死了？她分明就是想胡说一通，混淆众听，引起后宫中人对她的误会。

果不其然，秦潇楠还没来得及阻止。素心诬蔑的话就已出口：“你们这些贴身伺候的人可得好生留意，你们的娘娘心肠可歹毒着呢。嘴里说着饶人一命，好像她多么慈悲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悄无声息地将你弄死，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”

听着素心这话，再想起秦潇楠那一身的毒，乾庭宫那些听见了的宫人，一个个都害怕起来。

“珞婉，快去浣衣局看看，方沫菱怎么了？”素心这话说完，秦潇楠恍然大悟，忙吩咐珞婉去看个究竟。

“不用去了！”珞婉还没迈开步子，便被素心叫住，“她已经死了，中毒身亡，娘娘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轻巧的一句反问，再联系素心最开始的言行，方沫菱是怎么死的众人心里早已明朗。

秦潇楠让素心毒死方沫菱，事成之后，却又反悔，这才有了素心在乾庭宫门口大闹的一出。

然，可能吗？

就如同素心自己说的，像秦潇楠这么精明的人，若真想让方沫菱死，又如何会让众人知晓？

但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明白？

不管他，聪明与否。

比如，正站在乾庭宫不远处，那一身明黄的某人！

那眼底的怒气，是为何？

不信任吧？

他们之间何来信任一说？

秦潇楠就那般站在宫门口注视着不远处的某人，一派淡然从容。

他缘何而来？必是得知了方沫菱的事，兴师问罪来了吧。

见秦潇楠的目光注视着远方，素心便知晓来人是谁，嘴角划过一抹奸笑。

那抹笑意，自然是没能逃过秦潇楠的眼眸。

素心是何人？连秦潇楠都能算计上的人，又一身医术在身，谁有能力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毒害方沫菱且得逞？然，方沫菱中毒身亡已成事实。那么，这下毒之人，除了素心，再找不出第二个人。

秦潇楠已听不清素心还在聒噪些什么，只觉耳中吵死了，一时恼怒，便冲着身后的宫人吼道：“还站着干什么？方沫菱是本宫表妹，胆敢毒害，便是死路一条。拖下去，杖毙！”

当“杖毙”二字出口时，内心冲起那莫名的舒爽，让秦潇楠眼前浮现出，太后每次对着她说时的嘴脸。

宫人们闻言，全都吓得跪在地上，包括珞婉在内。

不为别的，只因见了站在不远处的乾羽帝。

然，乾羽帝始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就算过去，他又能干什么呢？

他挽回不了秦潇楠的决定，反而只会更加激怒她。更何况，素心这条命，本就是欠秦潇楠的，终究逃不过一死。

一语不发，乾羽帝转身离去。

秦潇楠但笑不语，阴沉的低笑听得让人脊背发寒。素心像是感知到乾羽帝的离去，疯狂地大喊：“秦潇楠，你以为你杀了我，你做的那些事就没人知道了吗？云昭容是怎么死的？淑妃是怎么落难的？皇后是怎么死的？还有她的孩子，她的腿伤……你造了那么多的孽，终有一天，你会得到报应的！”

秦潇楠就站在原地，听着素心抓狂的指控。事已至此，她能做的，无非就是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她身上。但，又如何呢？

报应？她如今正在承受，又还有什么好怕的？

乾庭宫的宫人一个个跪在地上，谁也不敢动弹分毫，连呼气都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惹恼了她。

外人都道她是如何如何的心狠手辣，但都只是流言。

今日，却真真切切地见她在自己眼前发怒，那可怕的程度，比传言更甚。

“本宫的话没听见吗？”

秦潇楠又是一声怒吼，他们终是连滚带爬起身，拖着素心远去。

那满脸的惧怕，让秦潇楠越发觉得好笑，更是大声地笑了起来，笑声听起来阴森可怖。

一群连是非都分不清的人，又何必再去指望他们忠心呢？

就连方沫菱，到死都还有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奴婢，豁出一条命反咬她一口，让她百口莫辩，终其一生都再难得到他人的信任。

而她呢？

她以为她还有珞婉，见到的却是她眼底仍未散去的恐惧与怀疑！

若注定只能是众叛亲离的下场，她便也没什么好期待的。就这样将事情做绝，反而更好！

想笑，想要大声地笑，将隐藏在心底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，却越笑悲怆越多，源源不断，看不到尽头。

一口怨气直冲向脑顶，眼前忽地一片漆黑，整个人就这般晕了过去。

“娘娘！”

珞婉惊呼，忙将突然倒过来的秦潇楠接住，心中又悔又急。

她跟着秦潇楠这么多年，怎会不知她此刻心底的悲痛与绝望。而她竟然怀

疑她，她怎么能够？

再醒来，还是熟悉的情形，张太医的唠叨，珞婉的殷切照顾，还有乾庭宫忙忙碌碌的身影。

就好像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
听闻秦潇桢气得晕倒，乾羽帝忙抛开公务来看望她。之前素心在乾庭宫那些诬蔑的话，早已没放在心上。

谁料，乾羽帝刚张开口，躺在床上的秦潇桢便朝着窗外对他说道：“皇上是不是也想问，既然不想留她的命，当初又何必放过她。臣妾现在就告诉皇上，臣妾的仇，必要自己亲手报，才能消心头之恨！”

乾羽帝到嘴边的话，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。

他不知道，只打算在窗外远看的行为暴露了他的怀疑，逼得秦潇桢自暴自弃，斩断退路，任由旁人去误会。

这注定是条不归路，秦潇桢早已无法回头，与其苦苦挣扎还是要绕回原点，还不如就这般来得干脆！

自此，乾羽帝再没来过乾庭宫。

方家逼宫造反的事，在之后某日的早朝上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逼宫造反，本应株连九族，奈何秦家与方家的姻亲关系，仅只处决了方氏一门。然方侯爷在漠北的势力，却是要连根拔起，永绝后患。

定西王秦潇赫护驾有功，方侯爷漠北的封地全都归于秦潇赫。自此，秦潇赫已是雄霸北方，手中握着大倾王朝一半的兵力。若他有心对乾羽帝不忠，乾羽帝恐无力应付。

基于此，便有了下一道圣旨。

贵妃秦潇桢以后宫之首的身份暂掌凤印，管理后宫。

无任何封赏，无其他言辞褒奖，仅此简单的寥寥数语。

然，于秦潇桢而言，足矣！

无论这所谓的“暂时”是乾羽帝存心不欲封她为后，还是乾羽帝在等待时机。秦潇桢敢保证，这后位，注定是她的囊中之物，再无旁人能抢得去。

秦潇赫领命接管漠北后几日，便匆匆而去，再不敢在临菑城多待。

方侯爷的下场还在眼前，秦潇赫又怎会再去触龙须？

秦潇桢掌管后宫，因还只是贵妃，各宫妃嫔无须每日前来请安，所以只需处理后宫大小事务即可。因着秦潇桢的身体虚弱，那些细小的琐事全都是珞婉

按照宫规打理，仅在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才会让秦潇楠操劳。

自那日秦潇楠在乾庭宫处理素心的事情传出去后，后宫之人越发惧怕她，做事都小心谨慎，使得秦潇楠几乎没有需操劳的时候。

春日风光无限好，繁花似锦，鸟语悦耳，空气清新。秦潇楠身体好时便出去赏花赏景，抱恙时便躺在榻上听听小曲儿，日子过得好不逍遥自在。

数月后的某一日，太后主动向乾羽帝提出，近日参悟佛理遇碍，欲前往鸿德寺静修，共论佛道，一解心中疑惑。乾羽帝一番挽留无用，遂决定亲自送太后去鸿德寺静修。

太后离宫的那日，秦潇楠率领后宫诸妃去为太后送行。只闻得哭声一片，却不知这之中有几分是不舍。

临别之际，太后拉着秦潇楠的手，似是在做着最后的嘱托。秦潇楠眼眶含泪点头应着。

却不知，太后说与秦潇楠听的，是这么一句：“秦潇楠，好好看着，哀家的今日便是你的明日！”

秦潇楠听着，不以为意。

她的下场就只是这样吗？

出宫静修不过是想另谋出路，她的不死心只会造就她更惨的下场。乾羽帝的心里看得清楚，自是要一路护送免得途中生变。一旦入了鸿德寺，本着保护太后的名义将她牢牢守着，比在慈安宫中还要寸步难行。

一直看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宫门远去，乾羽帝都没有看秦潇楠一眼。不知是无法面对还是厌恶，只知换来的是秦潇楠的一声冷笑。

珞婉见秦潇楠目光不时从乾羽帝的身上划过，小心地劝慰着：“娘娘，皇上过几日就回来了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”

“他自是不会有危险，有危险的是别人。”秦潇楠想都没想就道，话语里的不满让珞婉不敢再多说一句。

那日乾庭宫的发怒，终是让珞婉与她起了隔阂。不为怀疑，而因害怕。

步上车辇，秦潇楠淡淡地吩咐：“去风华宫！”

宫人心有疑惑，却仍是毫不犹豫地动身，谁也不敢多问半句。

风华宫中，秦潇楠去的时候，宫人正在伺候姚淑莹用膳。四菜一汤，虽不奢华，却也精致。

姚淑莹抬头看了一眼秦潇楠，什么话也没说，继续低头吃着碗里的鱼肉。

同样是打入冷宫，秦潇楠当年在寒庭院中过得是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而姚淑莹却过得如此悠闲安逸。这样一幕，怎能叫秦潇楠不生气？

“她现在已经不是淑妃了，怎能用这么精致的菜式？来人，将这些都给本宫撤下去。”

秦潇楠一声令下，身后的宫人纷纷行动，就连姚淑莹手中的碗也夺了去。

姚淑莹自是怒火中烧，当即站起身反抗：“这可是皇上吩咐的，看谁敢动？”

秦潇楠轻笑，难怪她这般的有恃无恐。却不知，就是因为如此，才越发让秦潇楠生气。

“皇上如今命本宫掌管后宫，本宫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！传令下去，从今日去，都不用再往风华宫送膳！”

秦潇楠一声吩咐，威严无比，身后的宫人立即有人跑出去通知。

姚淑莹知道她不是开玩笑的，顿时气结，指着她便大骂：“秦潇楠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

“欺人太甚？比起你当日对本宫做的，这些还差远了。”秦潇楠冷颜道，“本宫可不管你父亲给了皇上什么好处留住了你一命。本宫今日前来，就是与你算总账的！”

“直呼本宫名讳，对贵妃无礼，该怎么处理，自个儿动手去吧。”秦潇楠悠然一声轻言，便有宫人上行动，毫不迟疑。身后更是早已安排好了座椅，秦潇楠坐下来静静地看着。

欠下的债，终有一日是要还的。自今日起，便是姚淑莹还债的时候。

见打得差不多了，秦潇楠觉得了然无趣，便吩咐了一声“停手”，起身离开。她并没有撤走风华宫的那些下人，只是断绝了水粮，便够姚淑莹受的了。留着她这条命，秦潇楠还有别的用处。

三日后，秦潇楠再去风华宫的时候。姚淑莹脸上的红肿未消退，整个人看起来除了憔悴了一点儿以外，还真没受什么苦难。

“你又来干什么？”三日前的那一顿打，姚淑莹至今还觉得痛，对于秦潇楠的到来多少有些畏惧。

即便，她这次是一个人来的。

秦潇楠轻笑，将手中的食盒放到桌上，道：“为你送吃的，你信吗？”

“我才不信你有这么好心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毒死我。”姚淑莹立刻反驳。对于秦潇楠放在桌上的食盒更是避而远之，生怕从其中爬出什么恐怖的东西出来。

“本宫想要毒死你又如何？这里没有吃的，等你受不了的时候，就算明知里面下了毒你也会吃的。”秦潇楠今日倒没有三日前生气，一个人搬了凳子坐下，对姚淑莹谆谆教诲。

“别以为我会像你，饥不择食，什么都吃，落得一身毒……”

秦潇楠闻言脸色忽变，恼怒地瞪向姚淑莹。姚淑莹当即住口。她不怕饿死，但她害怕挨打。

谁料，秦潇楠并没有对姚淑莹怎么样，反而对姚淑莹身后的宫人吼道：“本宫与姚淑莹说话，岂是你们能听的，还不快退下！”

宫人们忙退下，待到再进来的时候，秦潇楠已经走了。谁也不知道秦潇楠后来又对姚淑莹说了些什么。

就这样，秦潇楠带着食盒三五日来风华宫一次，从不管姚淑莹是否吃了她带来的东西。每一次，她都会将风华宫的宫人支走，然后坐上好一会儿才离开。

秦潇楠独自去风华宫给姚淑莹送食这件事，很少有人知道。很多人都以为姚淑莹早已饿死在风华宫，直到这日秦潇楠接到宫人汇报，匆忙带着人赶到风华宫时，众人才知晓姚淑莹还活着，只是目前的情况有些糟糕而已。

前两日还有无数宫人守着的风华宫如今杳无人烟，只有姚淑莹一人倒在地上，旁边还倒着只吃了少许食物的食盒。

这又是打算唱的哪一出，秦潇楠一眼就看明白了。

“张太医呢？怎么还没来？”秦潇楠催促着，上前将姚淑莹扶起来坐好，主动去检查姚淑莹现在的情况。那满满的关切，一点儿都不像作假，众人看得分明。

还是那句老话，像秦潇楠那么精明的人，若是想要害姚淑莹的性命，还用等到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吗？

秦潇楠很快发现姚淑莹卡在喉管里的食物还未下咽，忙命宫人将她喉管的食物清理出来，保持呼吸通畅。

很快，张太医赶到了，一经检查便是食物中毒，所幸抢救得及时，这才保住了姚淑莹的一条命。

姚淑莹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转移到了屋内的床上。屋内只有秦潇楠一人，随着秦潇楠来的宫人都守在屋外。

死里逃生，姚淑莹再看着坐于床前的秦潇楠，浑然没了之前的嚣张劲儿。看着屋外来回晃动的人影，姚淑莹自然知晓现在屋外全都是秦潇楠的人。

无论这事秦潇楠知情与否，姚淑莹被自己的人毒害已成事实。

秦潇楠带来的食物，姚淑莹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。谁能让她食物中毒，只有姚淑莹自己知道。

那人的算盘倒是打得挺好的，造成姚淑莹是吃了秦潇楠带来的食物中毒的，然后将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秦潇楠的身上。只可惜，姚淑莹被秦潇楠救了过来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姚淑莹虽一直缄默无言，秦潇楠却开始了她最后的攻势：“到如今，你还想继续帮着她们吗？太后现已离宫，还有谁能害你？五年前又是谁教你用凌霄花堕胎陷害本宫？”

费尽心机和姚淑莹周旋这么久，秦潇楠想要的，无非就是得知那个藏在深宫里对付她的人究竟是谁。

姚淑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，思索着，现今她该怎么办？

“你该知道，你父亲是用什么与皇上交换保住了你的性命。你们与太后的合作关系已然破裂，你知晓她那么多的秘密，你以为你还能在这风华宫里安然度过余生吗？太后早已放弃你，不然你以为你在宫中这么多年都安然无恙，偏偏栽在寿宴一事上？又是谁能策反清苑，让你落到这般地步？”

姚淑莹疑惑地看着秦潇楠，虽知道自己是被太后放弃的棋子，却没想到，自己被背叛得那么早。

刚才那番话秦潇楠说得半真半假，然而接下来这句话，却容不得姚淑莹再有疑虑。

秦潇楠稍作停顿，让姚淑莹仔细想想之前发生的那些事，而后接着道：“还有一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五年来，皇上月月都会到你那里去几日，但你为何一直未有身孕？你该清楚的，一旦你怀上龙裔，无论男女，早在本宫出寒庭院之前，你就已经稳坐后位了。”

为什么？姚淑莹想过千百遍，更是不知请太医看过多少次，吃了多少药，始终没有消息她又该如何？

姚淑莹抬头望向秦潇楠，是真心想从秦潇楠那里得到一个结果。

“早在当年堕胎那时，用药量过大，已使得你终生不孕。”姚淑莹闻言震惊不已。秦潇楠却在意料之中，镇定自若地再加了一句，“与其说是用量过大，倒不如说用得巧，以至于瞒过了这么多人的眼睛。”

“不必再说了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做的。”姚淑莹貌似承受不了突然吼道，秦潇楠正等待着下文，却戛然而止。

再看，姚淑莹又变得面无表情，好似秦潇楠刚才的那些话对她一点儿打击

都没有一般。然，怎么可能呢？

秦潇楠耐心地等待着，等待姚淑莹看出她最后的条件。

姚淑莹本就是聪明人，被人出卖背叛不代表她就傻。这是她手中的最后一张底牌，怎能不用它来换些什么。

“贵妃娘娘来我这儿要消息，想必是有所准备的。反正我到如今也就这么一条命了，若是什么都落不到，倒不如就这么守着到死也不错。”姚淑莹并没有主动提出要什么，而是让秦潇楠先开条件然后自己讨价还价，顿时反客为主。

秦潇楠笑笑，并没有因为姚淑莹的态度而恼怒，便是这样的姚淑莹，秦潇楠才会选择拉她一把。

“那是自然，只要你告诉了本宫。本宫不仅可以帮你报仇，更能保住你这条命。若是有可能，更能让你在宫里继续当你的淑妃，你觉得如何？”秦潇楠开出让姚淑莹根本无法抗拒的条件，不仅仅是为了让姚淑莹告诉她那人是谁，更是真心想要让姚淑莹摆脱冷宫的生活。

姚淑莹的恨，秦潇楠在乾庭宫曾见识过。那一次，发了疯的姚淑莹差一点儿就那么生生地将她掐死。如今再让姚淑莹出去，凭着姚淑莹对她的恨，秦潇楠相信姚淑莹会是个很好的帮手。

“贵妃娘娘这话说得可真是吸引人，只不过我之前那般刁难你，恐怕日后难免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吧？”姚淑莹并非得寸进尺，而是实话实说。方沫菱与素心是怎样的下场，她可是有所耳闻的。

“你有此担忧也无可厚非，本宫就在这里与你说明白了。只要你说出那人是谁，你以往对我的种种全都会算到她的身上。今后在宫里，只要你不威胁到我的后位，我自是保你一世安稳。你也不用担心本宫毁约，皇上既已答应你爹保你性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本宫必不会冒险与皇上对着干。但若你执意要替人顶罪，这仇本宫必然是要算到你身上的。”秦潇楠话已说得十分明白，再加上那所谓的“万不得已”，逼得淑妃不得不乖乖妥协。

思虑再三，姚淑莹终是选择投入了秦潇楠的阵营。

“是德妃，这些年来，一直是德妃在背后帮着太后出谋划策。”姚淑莹淡淡地出口，这次轮到秦潇楠震惊。

不过，秦潇楠心里却也知晓，姚淑莹这话不带半分虚假。

姚淑莹此话一出，秦潇楠顿时豁然开朗。

算起来，这后宫之中有这个能力的，也就只剩下德妃了。只是她平日里隐藏得太好，让所有人都将她忽略。

一个太后再加上一个德妃，每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难怪秦潇楠会一次次地着了她们的道。也难怪，太后会那么放心大胆地去鸿德寺静修，原来也是打着里应外合的主意。

“那云昭容呢？她是不是也是德妃的人？”思及此，秦潇楠当即追问。

姚淑莹点头，道：“算不上是德妃的人，不过是被德妃相中，买进宫来的。”

后面的话不用姚淑莹多说，云昭容手中有把柄握在德妃的手中，所以当初，无论秦潇楠威逼利诱，云昭容宁死也不肯透露一点儿风声。

此事之后，姚淑莹依旧在风华宫待着，秦潇楠再没去过。

乾羽帝护送太后去鸿德寺早已回宫，风华宫中发生的事相信也已知晓，却始终未提及。秦潇楠从未想过乾羽帝还会再主动来见她，便寻了个乾羽帝最高兴的日子，在他最高兴的时刻，亲自去乾明宫面圣。

御书房中，乾羽帝正靠坐在龙椅上休息，见秦潇楠盈盈走来，便再也别不开眼。

已近夏日，秦潇楠今日换下了雍容的宫装，着一袭水绿色修身交襟襦裙，外罩同色薄衫，点缀着各色精致的小花，如青草丛中时隐时现的一抹鲜艳，格外清新靓丽。

秦潇楠自是极美的，不管怎样装扮都让人赏心悦目，但她用心的装扮总带给人意外的惊喜。

“皇上累了吧，这是臣妾刚熬好的参汤，为皇上补补身体解解乏。”秦潇楠对乾羽帝行过礼后，便将漆盘置于小几上，从汤盅里倒出鲜嫩的参汤，香气四溢。

御书房内的宫人早已识相地离开，将空间留给久未见面的二人。

秦潇楠的每一次靠近都让乾羽帝无法抗拒，更别提这般用心地刻意讨好。

乾羽帝在秦潇楠的服侍下，一勺一勺地用完了参汤。秦潇楠却还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乾羽帝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她或在一边研墨，或为他揉捏肩膀舒缓疲劳。反正在乾羽帝发话之前，秦潇楠都没有走的打算。

这等享受，上一次是何时？乾羽帝细细回忆，却要追溯到六年之前。

一切，都是那么久远的记忆，就连之前在乾明宫逢场作戏的那段时光，秦潇楠都从未这般待过他。乾羽帝自是知晓她此番前来必定是别有目的。只是，他终不忍打破这份难得的美好，等着秦潇楠主动开口。

乾羽帝翻开一份新的奏折，刚看了几行，便停了下来，疲倦地靠在椅子上，

阖眼休息。

秦潇楠一直在一边等待时机，那奏折上，写着秦潇赫治理漠北功绩的内容，这便是她要的时刻。

毫不犹豫，秦潇楠悠悠地开口道：“皇上，臣妾有一事想奏明皇上。上次方家谋事那一夜，亏得芙充媛冒死向诸位大臣透露消息，才缓和了局面。芙充媛自己虽未多提，但臣妾认为，也该算她一份功劳。芙充媛入宫近三年，始终毫无升迁，确实有些委屈她了，所以臣妾特来替她向皇上讨一分赏。”

“确也如此，如今你管着后宫，便由你拿主意吧！”乾羽帝早有此打算，答应得也爽快。

“臣妾认为，贤妃的位子如今也空着，不如给芙充媛如何？”秦潇楠提议。

“好。”乾羽帝依言应下。

当然，这只是秦潇楠的缓和剂而已。

紧接着，秦潇楠又道：“还有一事，臣妾一直为难，想请皇上帮忙拿主意。”

“噢？有何事，直接说来便是。”乾羽帝佯装未知，在两人心里都觉虚假，却谁也不点破。

“姚淑莹前几日写了一份罪己书于臣妾，情真意切。臣妾想起昔日在寒庭院的日子，确也可怜她如今的境地。臣妾心想，既然她已知错，不如给她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。只是，当日是皇上亲自下的旨，臣妾不敢擅做主张。”说完，秦潇楠将姚淑莹的罪己书取出，展开置于乾羽帝的眼前。

这一份罪己书的位置放得极为巧妙，刚好遮住了下面一半的奏折，以至于乾羽帝最先入眼的，并非是罪己书的内容，而是“定西王”三个字。

秦潇楠要做的，便是逼着乾羽帝看在秦潇赫的面子上，不得不答应她所求。

她今日的所作所为，与往日的太后、方侯爷无异，一个不小心便会步上他们的后尘。

然，情意已无从指望，秦潇楠只能走上这条路。

乾羽帝也是无奈苦笑，她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反射到他大脑中的便是她全部的心思。他们如此相互了解的两人，缘何要如此谨慎且虚假地生活？

“既如此，就免了她的罪，复原淑妃的封号。”按照秦潇楠心中所想，乾羽帝如此道。

“那么，臣妾就代淑妃先谢过皇上了。臣妾必定好好嘱托淑妃，谨言慎行，再不可犯之前的错。”

秦潇楠还欲再说下去，却被乾羽帝打断：“朕有些乏了，想休息片刻，你

若无事便先退下吧。”

那些虚假的言语，乾羽帝每听一句心里就添一份堵。他最不愿看到的，便是她变成如今的样子。

若一切还如往昔，该多好呀！

秦潇楠目的已达成，无丝毫停留的意图，便也依言告退。

待开门声传开时，乾羽帝疲倦无力的声音在秦潇楠的身后响起：“若想要朕干什么，你直接说来便是，何必非要用你二哥来逼迫朕？难道朕还会不答应你吗？”

秦潇楠停下脚步，无言。

他会答应又如何？

他们之间只能是君臣的关系，于情爱，她不会再多想。

良久，秦潇楠徐徐回道：“皇上曾说过，臣妾要想从您这里得到什么，便要用同等的东西来换，臣妾正遵从皇上的话做着。”

秦潇楠迈步跨过门槛，转身，关门，对上那双痛苦万分的眼眸，淡漠提醒：“皇上已许久未来臣妾宫中了，皇上虽是体谅臣妾身子虚弱，但长此下去，这宫里不知道又要生出什么流言。臣妾一向是害怕麻烦的，还请皇上体谅臣妾一次。臣妾今晚在乾庭宫恭候皇上！”

当那道门缝合上的时候，映入乾羽帝眼帘的是那一抹离去的情影。

第二十一章 新人颜，旧人恩

乾羽十三年八月初八，大吉，宜行万事。新一届采选入宫的家人子，于坤灵殿面见四妃，接受最后的甄选。

待四人入席坐定，秦潇楠示意珞婉将各家秀女的资料分发到四人座前案上，便有负责的宫人将家人子领上殿来。

姿态万千的俏佳人分两列徐徐步来，盈盈小步带动婀娜身姿轻移，无一不是风情万种。行至殿中广场，自行八人一行次第排列开来，附身下跪行礼。

“参见贵妃娘娘、德妃娘娘、淑妃娘娘、贤妃娘娘，各位娘娘吉祥，万福金安！”各色悦耳动听的声音合成一体，声音不大，回荡在凌霄殿上空，却也气势恢宏。

秦潇楠抬眸望向跪于下方的数百佳丽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如此大的阵势，确实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。心中不由感慨，这皇宫之中，究竟埋葬了多少如花少女的幸福。

“都起身吧！”秦潇楠淡淡地开口。众人站定，这才开始悄悄打量坐于上首的四位宠妃。

能到坤灵殿上进行这最后一轮甄选的，必然对如今后宫局势都有所耳闻。执掌后宫地位最高最得乾羽帝宠爱的，当属秦贵妃无疑。众人的目光纷纷锁定在秦潇楠的身上。

秦潇楠今日仅着一袭普通的梅红宫装，描摹眉眼，点上凌霄花印，青丝绾作飞天髻，衔凤步摇镶金玉簪稍作装饰，展现着她端庄威严的一面。

众人打量着她的仪容，美则美矣，然年老色衰，犹不及惊艳的地步。不由心里得意，默默地将目光转向剩下的三位。

德妃在后宫的形象一向是不管世事，这种向新人施压炫耀的事自是不会做。而淑妃与贤妃，有秦潇楠低调的妆容作典范，又岂敢精心装扮抢了她的风头。

秦潇楠见殿中那些暗露喜色甚至鄙夷的人，轻笑。果然还是少不更事的年纪，以为光凭着一姿色便能俘获君心，平步青云，将她们这些个年老的妃嫔踩于脚下，叱咤后宫。却不知，这些年老的妃嫔轻巧的一句话，便可以让她们这辈子都见不到皇上的面。

那百媚千娇的一抹轻笑，殿下众人鲜少有人瞧出嘲讽的意味，仅觉妩媚动人，忙打消之前的想法。

“众位经过层层筛选来到这坤灵殿上，想必都是个中翘楚。今次，本宫不论品德、不提才艺，只想听听各位的想法，你为何入宫？”秦潇楠朱唇轻启，面含三分笑，说着谁也没有料到的内容。

这便是秦潇楠的考察方式，就连德妃等人都是面露惊讶。

然，她是主审，旁人有再大的意见也只能埋在心底。

秦潇楠待下方众人从震惊失落中走出，接受这一事实后，继续道：“你们是一个个说，还是谁自告奋勇先来，本宫与三位娘娘洗耳恭听。”

等了片刻，无一人主动上前。秦潇楠不免觉得失望，才又道：“那便准备下，然后按顺序一个个说吧。”

秦潇楠不担心她们会危及到自己在宫中的地位，只烦恼，这凭空多出来的一群人，不知又要给她增添多少麻烦。

“珞婉，开始吧！”

秦潇楠恹恹地开口，珞婉便对着名册开始点名。

“临珪秦娉婷！”

语毕，首排居中一穿着绛红彩绣织锦长裙的女子上前，盈盈拜下行礼。腰间一根月白锦缎收紧，随着她这一躬身，尽显婀娜身姿。抬眸间，凤眸流转，妩媚自然天成。

这熟悉的眉眼，还有那七分相似的面容，让秦潇楠很快忆起方沫菱，还有，她自己。

一瞬的失神后，秦潇楠低头细看手中的资料，果然便是她秦氏旁系中的一名。按理说来，秦娉婷应是秦潇楠的堂妹，可惜脑中的记忆只有那几个黄发垂髫的孩童，辨不明究竟是哪个。

管事的宫人将她排在第一，拉拢的意味何其明显。秦潇楠随即对她没了什么好印象。

“说说吧，缘何入宫？”秦潇楠一脸的冷淡，并没有那份血脉亲情该有的热情。